

诗路花语

春风,来得恰到好处

(外一首)

■ 郑文秀

只有一场春风恰到好处
它安顿了松软的寒冬
其实,所有的青绿已开始移动
我知道,这活埋的冬天
躲避在神秘的花园,
我听到春的声音,
已掠过园里的树梢
那些惊慌的素色,
流露出肌肤无遮的丑态,
一夜间妥协温软的内心,
羞湿地释放感动
我看见春风风流浪浪的情
赤裸裸地浸淫大地
然后,狡猾地逃离失事现场

时间深处

似乎,我们背对的黄昏
已四面楚歌
我们忘记了脆弱的梦
从陆地到海上,
拥挤着沦陷的仰望太阳
没有复活的表情
成群的预言,
已经溃散的光芒
在暗蓝的黑白交替处,
徘徊不定空旷的大地,
伤痕轻轻放下
在我们的生活中,千姿百态的心
只留下漫无头绪的碎影
飘落地面反射的焰火表层,
在涅槃宇宙,
必须在沉重的郁结中
为每个生灵,设定暗号。

校园里的晚春

乙午
■ 林一民

记得立春前夕,
甲午的寒冬就开始扑腾了。
到了正月,
校园寂静得能闻得到,
九里香裹着的书气,
和着东坡湖的鸟欢荡漾……

心海的窗户再密,
也关不住春神的远征脚步。
别怨它,
它的使命就是不停地孕育,
从不厌倦地,
把一个又一个新的希望,
撒向人间的每一处角落,
然后转身,
来年,它依然还会造访,

校道上,鱼贯的少男少女,
从四面八方顶着昏黄的路灯,
朝着书包歇息的楼舍掩失,
就像是温暖了整整一季的春光,
在缓缓与你话别……

校园里的树,
永远都是巍峨而入穹的。
因为,
一代代的学子都要阅读着它成长。

于是,
黄莺成了春天的使者,
年复一年地去提醒,
一轮又一轮的作舟人,
跟踪季节的变换,
及时又潇洒地更替自己的衣裳
……

春天,感谢你,
感谢你的宽佑和慷慨。
记住了,
记住了九十天里的星移斗转,
特别是,
这里发生并转载的花一样美的故事……

再见,春天。
下一次,当我们在这里重逢,
向你诉说,
那一簇簇紫荆花,
沐浴着如洗的月夜,
绽放出的歌……

■ 廉振孝

有人说过,世界上最难捱的饥饿,往往不是饿死之前的无知觉状态,而是饿了多日之后突然看到食物的兴奋,看到食物却又吃不着的急切,吃到一点却又吃不饱的无奈。那种被唤醒的饥饿感,会像老鼠啃你的心一样,让你疼,让你疯!

我的大学四年,基本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度过的。

每顿饭只能吃个半饱

我们这届大学生是文革十年动乱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被称为77级,实际上是1977年冬季考试,1978年春季入校,是个春季班。

经过了漫长的冬季,看到万物复苏百花盛开,城里人高兴得呼朋唤友郊游照相,农村人却忙着春耕备肥,为孩子筹学费,借粮度春荒。

我家在关中农村,家里成分是地主,却是村子里最穷的人家,每年一到春季就没粮吃。高考中榜后,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赵慎廉家出了个大学生,全村人都在为我高兴。我的父母也是人前笑得合不拢嘴,但每到夜静,却在我为上大学的花费发愁。

1978年春节过后,背着铺盖卷,带着母亲烙的20个砣砣馍和10个煮鸡蛋,怀里揣着父亲借来的40块钱,坐了近三个小时的车途汽车,我这个乡里娃第一次懵懵懂懂地进了西安,跌跌撞撞地找到了西北大学的校门。

我们班有20人是第一次录取时因政审没过关被刷下去,后来改变政策后才补录的,我是其中之一。我们进校比别人晚了一个月,都住在学校西门旁靠近食堂的宿舍楼里。那一袋子砣砣馍和煮鸡蛋就挂在我的床头,我每天看着它们,很馋,但又舍不得多吃,因为在家很少能吃到纯白面的馍馍,更别说鸡蛋了。每天早餐,我不去食堂,一个鸡蛋一个馍就是我最奢侈的享受,可以香一整天。吃了两星期,直到同宿舍的同学看不过去了,说都有味道了,我才下了狠心,放开肚子,把剩下的两个鸡蛋三个馍一顿吃完了。那算是进校后吃得最饱的一次。

当时,大学生的口粮是每天一斤,也就是五个二两的馒头。早餐一个,午餐和晚餐各两个。在农村水利工地干活时,五个馒头我用筷子扎下去像吃冰糖葫芦一样,一眨眼就没了,现在这点儿东西哪够我吃?所以每顿饭我只能给肚子垫个底,两节课后就开始饿得发慌,六神无主,不管老师在黑板上写的是是什么,我

我的1977： 饥饿记忆

的眼睛里看到的全是热腾腾的馒头。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一响,我总是抢着第一个冲出教室一路狂奔到食堂。那时候,我对“离弦的箭”这个词体会特别深。有一次,我和几位西安本地同学蹲在食堂外边的砖地上吃饭。他们几个城里同学都买了肉菜,我只买了素菜。不记得是谁了,一边吃一边抱怨“太肥太腻”,把碗里的肥肉一片片拣出来扔在地上。要知道那些肉片对我的诱惑有多大啊!他扔一下,我的心就疼一下。当时,我甚至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冲动,很想把他扔在地上的肉片捡起来冲一冲吃了。现在想起来可笑,但那几年我就是那么过的,经常为吃饱肚子伤神。

比肚子更饿的是脑子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大学不收学费,吃饭还实行助学金制度。助学金不发现金,直接发食堂菜票。

我的助学金是每月19.5元,因为家里穷,属最高一档。班上很多同学每月20元菜票都不够用,我只吃10元左右,剩下的菜票都换成钱,用来去西大书亭买书。那时候书便宜啊,一本《语言学概论》0.95元,《古文观止》上下两册1.5元,《英国文学史纲》1.80元,筒装书很少有超过2元的。我也经常去西安南院门的旧书店,那里不仅能经常淘到好书,而且价钱非常便宜。我就用从嘴里抠出来的钱全部买了书,因为我发现比肚子更饿的是脑子。

记得有一次上中共党史课,讲到遵义会议那一节,课间休息时,李延凤同学与郭扬威老师讨论遵义会议的细节,就像说他们家的事一样既清楚又肯定,让我非常吃惊。她说的跟我从小接受的东西完全不一样,跟老师讲的也完全不一样。我不知道她怎么能知道那么多东西?虽然后来我才知道她讲的就是她父亲的亲身经历,但当时那种震撼实在太强了。这件事让我十分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的差距。

再后来,听沈宁谈戏剧理论,听邢汤

风探讨美学,听吴予敏谈俄国的三个“斯基”……我一次又一次地被震覆。

上大学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学习成绩很好。因为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一直是学校的尖子生,自我感觉良好。进了大学,突然发现自己像个傻子一样,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除了鲁迅和左翼作家之外,现代文学史上竟然还有沈从文和郁达夫,竟然还有那么多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我不知道莎士比亚和歌德,不知道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更不知道亚里斯多德和俄国的三个“斯基”。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宿舍里,每每听到别人侃侃而谈时,我都像“大西洋底的来客”一样,既听不懂,更插不上话。

那一阵,我灰心极了,自卑极了,甚至想退学。但一想到老父亲那充满期盼的目光,想到回去以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我不敢。

在那段日子里,经常陪在我身边的是李常茂同学。他进大学前是一名黄河纤夫,家境比我的情况还要糟糕。但他比我乐观,比我坚强。他说,城里孩子读书时咱们在农村下苦,咱们读书少见识少一点都不奇怪。现在进了大学,有书读了,只要努力,差距总会慢慢缩小。在他的鼓励下,我打消了退学念头,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近乎疯狂地恶补自己该读而没有读的书。

每天早晨,全宿舍我第一个起床,跑步,洗漱,早读,上课。每天晚上很晚回宿舍,上了床还要闭着眼睛背英语和古文。

第一个暑假,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一边在西大桃园锄草,一边读书。一个假期下来,我不仅靠打工挣了30多块钱,还读了很多书,尤其是英语成绩突飞猛进。第二学期开学不久,我竟然获得了班委会颁发的“勤奋进步奖”,这让我异常兴奋!

第二年,我的一篇读书感想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赢得了同学和老师的赞许,也挣到了平生第一笔稿费,这让我的自尊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慢慢地,我开始融入群体。

大脑饥饿依然,但我逐渐找回自信。

比饥饿更难受的是孤独

刚进城时,我满眼都是新奇,脚趾甲都透着胆怯。面对陌生的城市,陌生的校园,陌生的面孔,我诚惶诚恐,不知该怎样说,事该怎样做。

我说话大声且带浓重的方言,常引来同学耻笑。我舍不得扔掉过夜的馒头,也常让别人皱眉。别人说说笑笑时,我很想参与,但总插不上话。有时偶尔说一句,也总不着边际,要么无声无息,要么大家都停下来看我,害得我恨不得转身就跑。

那段日子,孤独比饥饿更难受。在孤独的日子里,始终与我相伴的是我的“农民党”兄弟,张君宽、李亚军、李常茂、柳凤敏、梁建邦,还有休学一年的李子洲。我与他们情同手足,经常一起散步,一起聊天,一起论世事,一起放豪情。在我们班的“第三世界”里,我们几个来自陕西农村的青年相拥取暖,结伴度过了漫长的四年。

我要感谢我们班的三任老班长。陈学超带我熟悉城市,熟悉校园,经常点教我如何与人打交道,帮我树立起最初的自信。王晓安教我学会了归纳法,学会了做笔记,学会了以点带面,学会了浓缩和还原。薛保勤为人诚恳,特别能够理解和照顾农村同学的困境与脆弱感情,经常为我们仗义执言。

更要感谢我们的系主任景生泽先生,他是我伯父的老朋友,对我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既关心又严厉。我常去他那儿借书,也常去他家蹭饭。还要感谢图书馆的杨秀清先生,他开了一次“后门”,放我进了图书馆的藏书室,找到了一部1930年代美国蓝登书屋版的《尤金·奥尼尔全集》,完成了我的毕业论文《尤金·奥尼尔初探》,并且在毕业后因此论文获奖。

我还要感谢陈瑞琳同学。毕业分配时,我被分配到了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她被分配到了陕西科技报社。她找到我,要跟我换岗。这一换,成就了两个人的梦想:她从那里顺利考上了研究生,后赴美,成了蜚声北美文坛的华裔女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而我则投身报业,当了一名记者,从事了自己一生热爱的职业。四年的大学生活,给了我充足的营养,让我在饥饿中学会了吸收,在孤独中学会了忍耐,在挫折中学会了坚守,在碰撞中学会了宽容,在互帮互助中学会了感恩。

感谢西北大学,感谢我们的老师,感谢西大中文系77级的兄弟姐妹!那四年学到的一切,让我终生受用不尽!

清明

■ 许起鹏

清明时令春寒迤,
农是墒情不误时。
芥蒜瓜蔬方落阡,
黍菽稻稷始生姿。
踏青祀祖寻先迹,
叩敬献花报后师。
传统流行一脉继,
精神物质两相驰。

和丘公《五指山》韵

■ 胡绮霞 谢秀祯

五峰叠翠翠连绵,
撑起琼崖艳丽天。
雾绕云缠为胜境,
鸟歌蝶舞赛神仙。
甘泉滋树林葱郁,
清气沁心人爽甜。
借问桃源何处有?
丘公含笑指中原。

海天宇宙水彩)
林先栋作

神游象外

五十读庄

弃的。在年轻时吃过亏、尝过苦头、受过益之后,年过五十,再读庄子,我不仅感受到他的理想与希望,还有他“寄沉痛于悠闲”的那份悲哀与无奈。

人的一生自有命定的历程,生活在理想的社会里当然是一种幸运,但庄子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读出《庄子》含蕴深沉和内心沉痛的另一面,是与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和阅历联系在一起的。有人说,五十岁只是中场休息,而非终点。南宋词人蒋捷在《虞美人·听雨》中,用“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来概括自己的中年人生片断。与“少年听雨歌楼上”的孟浪相比,其颠沛的心情和欲说还休的人生感触,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对于《庄子》,我曾有一种误解,以为庄子如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如大鹏般翱翔,视世界如敝屣,却不知他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世界是无法放

冷峻甚或是“无情”的,在他的世界里,“物物而不物于物”,人的生命才是第一位的。

清代学者王先谦在《庄子集解》中说:“顺事而不滞于物,冥情而不撓于天,此庄子养生之宗旨也。”这是庄子为世人探索出的全生避害的存身之法。人生在世,总有太多无奈,要保全生命,不使自己受伤,就要做到“安时处顺”和“以无用为用”。就像《人间世》中的柝社树,正因为它是不材之木,具有无用的特性,才免遭伤害,得以终其天年。“无用之用”的“无用”是对他人的无用,“有用”是对自己保全性命的有用。“有才”的智者,在沉痛与艰难之中寻求着自己的生存方式,世人所极力追求的功名、利禄、权势、尊位,庄子却视之为桎梏罗网。

生活就像个舞台,对于年过五十的人,每天都是一次重要的登场。“人生就像蒲公英,看似自由,却身不由己”。而顺从命运的安排,在不由自主的痛苦中坚守;接受命运的安排,在无可奈何的现实中承

似水流年

红糖水煮面

■ 赵万里

那一年我在海南流浪,身边的银子所剩无几,工作却依然没有着落;腹中饥饿,便只能沿着偏僻巷子走,找寻不起眼的小吃店。其时正是海南大开发的年景,我们那一代青年热血鼓胀着,或许是被时代的浪潮裹挟着,从四面八方涌向了甲板,那时报纸上的说法是“十万人去过海峡”。

怀揣梦想漂泊异乡求职的内地青年,在海南都被称为“大陆人才”。吹着热带腥咸的海风,顶着离赤道很近的太阳,日子一久,我们都疲惫不堪,而身后的码头,满载着大陆人才的客轮还在一艘艘靠岸。“人尽其才”说到底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空谈,特别是眼望着人才满街横流,求职无门又百呼不应的时候,心底就会涌出莫名的伤感来:不是说知识就是力量吗?十万兵马已经齐刷刷地列队在陈前,旌旗猎猎,长缨在手,士气如虹,想贡献,想牺牲,想赴汤蹈火,却不知道“用武之地”在哪里。

怀才不遇的人才终于放下了知识分子的架子,为了生计开始沿街摆摊,摆饭摊儿,或者在餐馆里洗碗端盘子,弹吉它卖唱。从海口到三亚,人才几乎踏遍了所有用人单位的门槛。然而,海南的大门却始终半遮半掩,每一家用用人单位都很矜持,似乎是在考验人才的意志力。多少个夜晚,我一遍遍默诵着孟子的训导:“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如今打开电视机,求职节目目火遍大半个中国:《职来职往》、《步步为赢》、《技行天下》、《爱拼才会赢》……那些真人秀节目是老板们的秀场,有的正襟危坐,有的侃侃而谈,透过他们的本色出演,能让我看到我年轻时的莽撞、幼稚和冲动,但那些正是我最珍视的青春记忆。我想如果我再年轻一回,我愿意和那些“职场毒舌”们做朋友,他们的子弹不会转弯儿,能准确地击中我的薄弱之处,而困窘中的我多么渴求一针见血的忠告,那样我就会少走很多弯路。

然而那时候我在海南,十万人人才涌流的海南。我曾经仰望着星光热泪长流,人的一生,要翻越多少道求职的门槛?除了坚持;坚持两个字太沉重,足以压垮我们脆弱的自尊。我和素不相识的天涯沦落人坐在夜晚海边的椰子树下,有人会忍不住失声痛哭,有人会扯开嗓子大吼几声,然后默默起身,走向各自投宿的旅社,明天还要去碰各种各样的钉子,饿了去路边摊上吃一元钱一碗的“人才饭”。

现在想来,是一种怎样的信念,在支撑着我们疲惫的躯体?但我知道,那是心底涌动的泉眼,才使我的梦想之树没有枯萎。日子一天天过去,求职无望的人才渐渐流失了,无奈地回到了原点。一位我见过几面的年轻朋友忽然问我:你还记得那位带新娘子来岛上的诗人吗?他漂亮的新娘子跟人跑了,被一位有钱的老板带去了海外。我怔在了那里,他人呢?朋友叹了口气,说他一个人在街头疯嚎,谁劝都劝不住……

其实那时,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在街边店吃到了一种奇特而难忘的海南小吃。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碗暗红色的汤汁浸泡的挂面,我以为是醇浓的高汤,喝了一口差点吐出来。阿婆笑了,你是大陆来的人才吧?吃碗红糖水煮面吧,这是喜面,吃了会有好运的。我不忍拒阿婆的美意,勉强吃了几口,实在难以下咽,这是我青春岁月里最难忘怀的一道美食。我离开那家小吃店没多久,一个中年人就自报家门找到了我投宿的旅社,我有些慌乱地请他出去走走,十几个人的大开间条件实在简陋。我也记不清我当时说了些什么,他静静地听着,忽然说,明天到我们单位来上班吧。夜风吹过,满街椰子树的叶子沙沙响,我忽然意识到,那些漂泊流浪的日子已悄悄远去了,而一切来得那么突然,我感觉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我遗忘了,静默中想了很久,我想起了那碗红糖水煮面,我说它怎么那么难以下咽呢?那是苦日子里的甜。

听说春天你在散步

■ 王珉

阳光投射进来,替房间开了灯。心中的那一抹灰,便也打开一扇窗,听宁静柔风在耳边轻语……听说你在散步。从咖啡屋买来一杯外带拿铁,沉郁的脑细胞被顷刻唤醒。路过一家家庭旅馆,你仰头望那出墙的花儿,伸手接飘落的花瓣,心忽然豁朗。

转角的巷道,不是也有那么多的娇艳芳菲吗?听说你在散步。春迟了,你找不到春天的方向。在城市的喧嚣地段,你总是那么迫切想要逃离。你循着地上无名小花给你的暗语,拐进一条林荫小道。你喜欢这里,你与它相融。你甚至能听见晨露蒸发在空气中的声音;你甚至能感觉到微风与嫩叶的每一次邂逅。你害怕踏破脚下那一方浅草,那一簇淡红。于是,你拿出小玻璃瓶,掺着那一抔新泥,将春天装进了口袋里。

迟春,迟春,却也匿藏着惊喜,不是吗?

听说你在散步。雨季时节,你只身一人来到小镇,撑起油纸伞,听雨从伞边,从屋檐滴落,与青石板碰触时的那一声声脆响,你不禁感伤。你懂的,那是朵朵泣落的心声啊!你望断前方的路,殊不知阳光已经穿过阴霾离你越来越近。悲雨溶融在雨水中,在阳光下蒸发了。

不是不是只有抛弃悲伤,心才会放晴?

听说你在散步。雨季后节,你只身一人来到小镇,撑起油纸伞,听雨从伞边,从屋檐滴落,与青石板碰触时的那一声声脆响,你不禁感伤。你懂的,那是朵朵泣落的心声啊!你望断前方的路,殊不知阳光已经穿过阴霾离你越来越近。悲雨溶融在雨水中,在阳光下蒸发了。

在春天里,我见证了你的这场散步,从此我学会了隐藏自己的骄傲,学会了独自走在不知名的巷道,学会了每天给自己一点惊喜……学着长大,学着成熟……